

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
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

雄鹰翱翔在那片纯净的天空

——观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有感

■文胡婧



以三头牦牛一口锅,三根木头搭地窝,储冰融雪当水喝的豪迈气概,扎根于帕米尔高原,在喀喇昆仑的天路云端,挥洒你们的青春热血,在吾甫浪沟的生命禁区,彰显你们的男儿本色,我们的哨位就是祖国的眼睛,我们的身体就是祖国的界碑,领土神圣不可侵犯!”饰演刘红军的贺刚端着长枪,站在哨所前,慷慨激昂地说出这段令我印象深刻的台词。

现实中,帕米尔高原地形复杂,气候多变,屯垦戍边的任务需要当地人作向导,由此渐渐形成了一支独具特色的护边员队伍。他们没有军装,没有正式编制,却和解放军一样承担起保卫边疆的责任,为当地的安定与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。正是在这种合作下,解放军与当地的护边员及广大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,其中包括小拉齐尼的爸爸凯迪拜克和爸爸巴依卡·凯力迪别克。父子相继接力,足迹踏遍帕米尔高原边防线的每一块界碑、每一道山谷、每一条河流,遇到的艰难险阻不计其数。护边数十年,家里牺牲了上百头用于运送物资的牦牛。

影片中的“红军叔叔”心里放不下当地翻山越岭上学的孩子们,退伍后放弃了与妻子团聚的机会,坚持留下来,与当地百姓一起建造公路。在他的带领下,项目克服了重重障碍,公路建设一点点向前推进。“路”是整部影片的主线,从吞噬人畜性命的危险山路到新时代宽阔平整的盘龙古道,体现几代戍边人在艰苦的自然条件下,一次次突破生命的极限,将不可能变成可能,为子孙造福。

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,小拉齐尼兴高采烈地跑去项目地,准备告诉红军叔叔一个好消息:他的妻子带着襁褓中的儿子从外省来到提提那甫村与他团聚了。可就在这时,他身后的巨石突然滚落,刘红军一个箭步冲上去,推开小拉齐尼,自己却被石块砸中,不幸牺牲。这一高尚人物的塑造,配以感人至深的情节,反映出在高原艰苦的生活条件下,军民建立了一家亲的和谐环境,而这恰恰奠定了现实中拉齐尼·巴依卡坚毅善良、乐于助人的人格。

饰演成年拉齐尼的塔吉克族小伙库提普克江·艾沙胡加与故事主人公竟有几分相像。据了解,在拍摄《花儿》之前,艾沙胡加并没有表演经历,但他的父亲和多位长辈都是护边员,十分熟悉影片所要表现的精神力量,近乎完美地再现了时代楷模拉齐尼·巴依卡的生前事迹。

影片中,刘朝渴望沿着父亲的足迹,像一位边防战士那样走一趟吾甫浪沟。这里是边防前线唯一需要骑牦牛巡逻的区域,也是牦牛死亡率最高的区域。无奈,拉齐尼拗不过刘朝,只好背着父亲巴依卡,偷偷从家里牵出两头牦牛,担当起了刘朝的私人向导兼救护员。路上,兄弟二人谈起了很多往事,刘朝问拉齐尼在塔吉克语中是什么意思,后者骄傲地说:“雄鹰”。

在父亲的影响下,拉齐尼长大后征

兵入伍,光荣地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。2003年从部队复员后,他从父亲手中接过牦牛皮鞭,继续义务为红其拉甫边防部队巡逻带路,守卫神圣国土、捍卫祖国尊严。

位于慕士塔格峰西南方向的红其拉甫平均海拔超过5000米,氧气含量不足平原的一半,风力常年常在七级以上,最低气温超零下40摄氏度,被称为“死亡之谷”。就在这片生命禁区,拉齐尼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救助巡逻战士。一次巡逻时,战友不慎摔入冰窟,拉齐尼奋力施救。战友得救了,他自己的身体却多处冻伤,在医院昏迷了十多天。

2021年1月4日13时55分,正在喀什大学进行培训的拉齐尼与舍友刚做完常态化核酸检测,准备去餐厅吃饭,忽闻从校园人工湖传来一阵阵哭喊声。他急奔过去,看到一个小孩在湖中央挣扎,无助的母亲在湖边哭喊求助。原来,孩子在结冰的湖上玩耍时,冰面突然破裂,孩子摔入了湖中。

危急时分,拉齐尼不假思索,踏上冰面,以最快的速度靠近落水儿童。他俯下身,趴在冰上,伸出双臂,就在他快要拉住孩子的一瞬间,身下的冰面“啪”地破碎了,他也一同落入水中。隆冬腊月,他在冰冷刺骨的湖水中挣扎了足足十分钟,拼尽全力将孩子托出湖面,而他却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,年仅41岁。

英雄生命里的最后一刻在《花儿》中得到了充分的演绎。作为该片的英文审校,我必须了解故事背景,多次观看特定场景,细细揣摩人物话语中的情感,反复修改对应的英文表达,直到自己满意为止。每每看到这一幕,我都会为之动容。

在影片结尾,一只雄鹰从帕米尔高原腾空跃起,掠过一片纯净的湛蓝,飞向一轮暖阳。

英雄走了,而这个世界仍有太多冰冷的无助、无奈、无解。纵然,在许多人的眼中,生命内在的价值或抵不过安逸的享乐,或扛不住私利的欲望,可有些人则不同,他们不怕吃苦,不畏艰险,不求物质丰腴、生活安定,只为他人托举起生的希望,哪怕牺牲自我,也在所不惜。

何为英雄?美国作家约瑟夫·坎贝尔(Joseph Campbell)给出了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:“英雄是为超越自我的事业而奉献生命的人(A hero is someone who has given his or her life to something bigger than oneself)。”同样,我国明朝建文年间重臣、文学家、思想家方孝孺有云:“君子之为利,利人;小人之为利,利己。”

其实,英雄从未离开,他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延续。那是放下一点点自我后,工作中每一个奋进的脚步,逆境中每一份寻找出路的勇气,生活中每一次对同胞关切的言行,危难中每一刻对大爱的守护。这样的力量多一些,再多一些,便能共同构筑起国家的脊梁。

雄鹰依旧翱翔在那片纯净的天空。我看到了,你呢?

《目中无人》:快意恩仇的底层逻辑

■文虞晓

网络电影《目中无人》热播的势头还在继续,这部6月3日上线爱奇艺云影院的武侠片,获得了包括刘伟强、雷军在内容网友自发推荐,已经创下了6天全网热度冠军的纪录。制片人魏君子用“逆流而上”来形容当初投拍影片的忐忑。这不难理解:首先是线上线下武侠片市场低迷可能导致的亏损;其次是在当下,武侠片创作正转向以复杂叙事呈现复杂人性和权谋,讲究算计和反转,《目中无人》却要用快意恩仇的简单故事,去恢复武侠电影黄金时期那种酣畅淋漓的观感。

当然,一味的报恩和报仇并不能带来酣畅的快意,在武侠电影近百年的发展流变中,叙事模式的变化其实对应着一个时代社会文化和大众心理的变化。正如学者陈墨先生所指出的,武侠电影必须要有武、有侠、刀光剑影而又善恶分明,围绕武打、侠义、传奇三种相对固定的元素,结合导演个性与时代趣味。

在宏大叙事和理想主义逐渐远去的时代,“侠之大者,为国为民”的豪气让位于追求个人欲望/自我救赎的执着,对江湖侠义的向往转变为回到家庭、皈依庙堂。不知不觉间,武侠无侠,江湖路远,所以徐皓峰导演会悲观的预言,作为一种商业类型电影的武侠片正在消亡。

因此《目中无人》的复古,其实是值得讨论的创新。

谢苗饰演的瞎子成乙,是《目中无人》的核心人物。影片开场字幕交代了他所处的时代,唐朝天宝年间,安史之乱后,社会失序。身为刑部在册的“捉刀人”(这个词在古汉语中的原义被更改,此举不妥,另议),成乙的职责是抓捕通缉要犯,换取悬红赏金,在官府/盗贼的二元世界里,这是个颇为有趣的身份设定,一方面他是官府授权重建礼法治世的执行者,同时又是官僚体系中的边缘人,无需像《绣春刀》中三

兄弟那样,在体制的桎梏中苦苦挣扎。成乙对自己的政治/文化身份是肯定的,当他不忍于女主倪燕牢狱受冤,从凉州捕快手中解救她后,面对倪燕他报仇的请求,他会强调捉刀人不是杀手。而答应带倪燕上洛阳告状,最重要的原因是对王法的信任。女孩子要求一个公道,成乙相信自己执行的王法,就是对公道的保证。所以告诉她,登石鸣鼓,就会有人管你的案子。

得知倪燕再次落入元凶宇文英之手,是成乙最关键的转折点。之前的他是心有善意的执法勇士,还不是侠客,他的勇在于什么地方都敢去,什么人都敢惹(凉州的捕头劝他不要趟浑水),但他的价值取向中还没有超越功利的崇高,而是很讲实惠:红颜知己琴娘正帮他接了一单大业务,可以赚够治眼睛的钱。

救人还是捉刀领赏,并不构成选择悬念,真正重要的是为什么救。宇文英代表的地下组织通过联姻攀附上郭将军,身份显赫的权贵对平民的欺压,深层次其实是权力和律法的二元对立。成乙去救人其实也是对自己“身份”的拯救,因为只有确立法的权威/还倪燕以公道(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事情),他所经历的睚眦血战、肩负的捉刀人身份才有意义。这是《目中无人》故事编织的高明之处,它把个体欲望和为国为民的仁义融合在了一起。

成乙选择了救人,也自此成为了“以武犯禁”的侠客。创作者把这个侠客塑造得相当出彩,就武戏而言,谢苗的真功夫让挫骨手、听风刀、楼兰斩等动作设计呈现得招式凌厉、力道劲猛,堪称一场暴力美学的盛宴。从文戏的维度,也拍出了人物身上经风历雨的机敏和老练,比如被江湖混混倪君挑衅时小露功夫的威感,和凉州捕快交涉时自报身份的威严。

成乙对宇文英最致命的一击不是依靠武力,而是拆散了他们和郭将军的姻亲关系,势力庞大的地下团伙在官方面前只有唯唯诺诺,失去权力的庇护,这个不可一世的江湖世界暴露出它的残忍、阴谋和色厉内荏的虚弱。从这个维度而言,影片消解了关于江湖的神话,强化了法制和秩序的价值。这场发生在唐朝的“扫黑打非”,也有了某种映射今天现实的意义,要铲除黑恶势力,就必须挖出背后权力的保护伞。

影片的高潮出现成乙在荡平喽啰打手后和宇文英的最后决斗。宇文英手脚经络尽断,被踢出屋外,成乙破窗追身而至。由室内的密闭空间到开阔的室外,隐喻着从报仇到为公义的过渡,影片的画面此时由之前的写实转为写意,在象征主义用光的照射下,飞舞的白雪和漆黑的夜色表达着正邪不两立的寓意。此时的画面空间犹如一个戏剧的舞台,它不只是反派丧命之处,更象是一个明正典刑的法场。成乙由此,完成了一场没有悲情的歼灭,实现了律法的权威/捉刀人身份的再次确认。

所以《目中无人》讲的不是瞎子喝了姑娘婚礼上的喜酒,就要帮她报仇雪恨的艳俗故事。它讲的是社会制度的失灵和个人的抗争。快意恩仇的观感,来自于传统和当下不同时代之“趣”的熔融,来自影片叙事目标的简单纯粹,来自于文戏的坚实和武戏的硬朗,也来自和今天的观众的共鸣。在社会舆论对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高度关注的当下,有位网友写下这样一句评论:“瞎子,什么时候来我们这里?”

当然,《目中无人》的故事还有着显见的瑕疵,正如影片开始描写的赌局一样,成乙对宇文英的挑战,也是一场赌博,但在这个相对被神化的主人公身上,我们看不到他的弱点和软肋,找不到他真正不可承受的筹码。所以最后的武打场面虽然精彩,却丢失了牵动人心的力量。

《目中无人》等一批近期推出的网络电影,以其优秀的质量和精良的制作,标志着这个曾经被院线电影视为草莽之地的市场正在快速成长。需要指出的是,网络电影并不只是疫情影响下院线电影的补充,它可能更意味着一种更灵活,更智慧,更精悍的创作模式正在成型。在这个意义上,网络电影值得更多的关注和期待。

